订单越来越多，骑手越来越少。

这个冬天对外卖骑手们来说格外难熬——他们或奔走在路上，送完这单，下一单眼看就要超时；或“阳“在家里，发着高烧对着订单叹息，每躺一天，意味着损失一两千块。

眼看快到春节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今年格外想回家。

文 × 南溪

编辑 × 雪梨王

越来越多人“阳了”的这个寒冬，外卖骑手成了北京城里最忙碌的人。骑手刘童从早上八点出门到晚上十点回家，忙到没时间吃饭和上厕所。每天订单量是以前的三倍不止。

十二月的外卖订单有了新常态——一些单子上备注着“放家门口，勿电联”；有顾客打开门，戴着两层口罩，说自己阳了，“离远一点”；有的门缝中，只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戴着塑胶手套的手，拿到外卖后立刻把门关上。也有人可能是在家憋得太久，或者等得心急，打开门站出来，想和刘童聊几句。刘童下意识地往后退，借口说电梯到了，先跑为敬。

送有风险，取也有讲究。一位顺丰同城的骑手记得，有客人把要寄的袋子挂在门把手上，上面残留着酒精的消毒味儿。取单需要取件码，他敲门，顾客隔着防盗门眼在里面报数字。他看了看袋子，是一盒连花清瘟胶囊。药，是他最近送得最多的物品。

“爆单啦”

最近每天打开跑单App，刘童都会发现，在线的同事人数越来越少。12月13号，他所在的站点只剩下12个人在跑单，而前一天还有19个。这个位于通州物资学院附近的外卖骑手站点虽然不算大，也有三四十个人的规模，夏天旺季时能达到五十人，现在是他印象中人最少的时候。

12月之前，大街上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穿着黄色或者蓝色棉袄的骑手，骑着电动车急匆匆地奔向各处。下午偶有闲暇，大家会聚在河边或路边，倚在小电驴上休息，聊聊天刷刷手机。但现在，原本拥挤的马路显得宽了几倍，鲜少有车经过，几公里内甚至找不到一个骑手。

“很多人阳了，跑不了，就在家待着。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天太冷，就提前回老家了。”刘童说。与骑手的人手不足形成强烈对比的，是激增的外卖订单数量。疫情政策放开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阳了。居家自愈的人们，需要靠外卖“续命”。

可在外卖平台上，平时半小时内就能到的外卖，时长调整到了50到60分钟。有人下单了一份酸菜鱼饭，饿着肚子等一个半小时，被迫取消了，最后只能翻冰箱煮饺子吃。有人下午三点点了份鸭脖，晚上十一点半才送达。还有人早上九点就开始点午饭，吃过午饭又打开手机点晚饭，虽然每次收到的饭菜都是凉的，但已经很知足了。

前两天，家住朝阳门一带的孙女士在等了几个小时一直呼唤不到骑手后，干脆自己到饭店取餐。饭店门口，堆满了十几袋已经打包好的外卖，只有零星几个外卖员来取餐。“来取餐的都是跑着来，一边跑一边打电话给客人道歉”。

孙女士到饭店取餐时是晚上，堆积订单基本都是中午的

12月中旬，北京连续多天持续大风天气，局地阵风高达六到七级，全天温均0℃以下，晚上低至零下十几度。从早跑到晚的骑手们既担心感染，又得小心大风和低气温天气。

一件平台发的厚棉袄，保暖裤加带毛皮裤，一顶帽子，一双皮手套，就是刘童的全部装备。衣服不能裹得太厚，因为跑起来总会出汗。电驴发动，风呼呼地刮在他脸上，像刀割一样，口罩没遮住的颧骨、眼周冻得紫红。

上午11点到12点，刘童不停歇地跑了八单。他是跑团队单的，基本路程都在三公里范围内。最近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能跑50到80单，最忙的时候没空上厕所——如果路边没有公厕，只能一直憋着，也不敢喝水。

以前接单要靠等，有时候干等一两小时才能等到一单，中午也能休息一个小时左右。但现在，他快到下午两点才能吃上午饭——在空荡荡的美食城点12块钱的快餐，胡乱扒拉完，坐十来分钟，喝口水抽根烟，又继续上路了。

“基本就是把东西一放下，立刻跑下一单。”刘童的App上，永远是一个订单压着下一个订单推送出来。送完这单，下一单眼看就要超时。

晚上六点多，刘童手上的两个订单都超时了。附近一家麦当劳的驻店骑手阳了一大半，急缺人手，他被调过去帮忙。麦当劳的两个单子派到他手里时，只有几分钟就要超时，而且还是两个方向，无论怎么送都超时。虽然最近平台对超时的单子不进行处罚，但看到不断进来的新单子，刘童心理压力很大。

接到单的时候，只剩几分钟就超时

商家也爆单了。一些店里，地上摆着一大堆做好的外卖，没人送。与此同时，机器上的订单还在不断咔咔往外冒。一家开业不久、专做外卖的炒酸奶店每天都在亏损——因为附近没有骑手接单，每天都有近十个订单送不出去。店里只好调整策略，等有骑手接单了再做。

一家店里堆着的订单，没有骑手接，爆单/受访者供图

除了外卖，骑手们最近送得最多的是药。

一位顺丰同城骑手表示，最近一个月，他一大半的订单都是送药。“可能因为快递发不了货或者到不了，朋友亲戚之间有的就互相送。”据闪送平台数据显示，12月1日至12日，北京用户医药类订单环比11月同期增长2194.6%。

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，政府机构也开始积极调配人力资源。12月16日，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发布“关于参与外卖配送服务的倡议”，称受疫情影响，由于部分外卖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运力减弱，订单配送压力大，呼吁满足接种过三针疫苗、有电动车等条件的“阴性”居民们成为骑手。

骑手阳了

就在刘童疯狂接单的同时，距离通州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北七家城中村里，外卖骑手王星发现自己阳了。

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的。12月8日上午，他跑了天通苑、北七家、回龙观，骑在路上时已经感觉发热和头晕，回家一量体温，正在发烧。他赶紧去药店买抗原来测，阳了。

虽然此前已经有各种关于“阳”的新闻，但感染，对于很多骑手来说仍然突然。王星家里没有任何药物，药店的布洛芬、连花清瘟胶囊已经售空。不想空手而归，他买了一些不对症的药。他上村委会报到，对方让他回家休息，当感冒来治。

好在住在附近的兄弟送来了一盒连花清瘟胶囊、抗病毒感冒颗粒，一袋水果。他拍下好心人的馈赠，发朋友圈、发抖音，配上文字“感恩雪中送炭，等我好了之后必然登门拜谢”。

一位来自甘肃的骑手一周前也阳了——发烧将近40度，先是发冷，接着浑身炙热，眼睛通红，眼眶子也烧着疼。他所在的外包团队本来有五六十个人，感染了一半，大家每天都在群里报备。

感染的前两天，王星几乎都是在床上躺着度过的。他的症状明显，发烧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浑身乏力。随之而来的还有压力和愧疚——外卖旺季，时间就是金钱。

王星跑的是众包，不追求单量，拼的是总里程数。他的电动摩托车时速五十迈，平时每天早上七点出门，跑到晚上十二点，最多的时候一天下来跑过六七百公里。

现在每躺一天，意味着损失一两千块。

他所在的外卖骑手群里，大家最近聊得最多的，除了感染，就是最近的单量和收益。现在跑团队的每单能达到七块五，众包的单量也源源不绝，大家疲于奔命地在这个城市里奔走，想着多挣些钱回家过年。

今年冬天对每个骑手来说都很难熬——从11月下旬开始，北京多个小区进入封控期间，只进不出。一些骑手被封在家里，有人跑完一天的活儿发现回不了家，还有人就此开始在外流浪，王星就是如此。

他担心自己被封在小区接不了单，就用电动车驮着自己的被褥和行李在外流浪，住过公园，睡过天桥底下。凌晨马路边的空地，摆一张便携式躺椅，堆着粉红色的棉被，就是他的床。他也找过没人的商场，在楼梯间睡下。后来终于买了帐篷，就在公园空地上搭帐篷。北京冬天气温零下十度，土地冷硬得像一块钢板，他用送餐时的隔热袋垫在身下，裹在睡袋里，听着疯狂呼啸的北风，凑合一夜等天亮。

王星曾在外流浪十来天，短视频记录的生活

骑手群不少人都在分享“流浪生活”——有人说自己跑累了就在摩托车上睡，睡不着就接着跑。有人在森林公园长椅上住了快一周，或在地下车库里待着。还有人在某个学校对面的公共厕所住，虽然臭，但至少暖和。更多人住在桥洞里，脚都冻烂了。

“每个月要交房租，还要拿钱养活一家人，在外面，至少可以继续工作。”一位骑手说，比起封着什么都干不了，他们宁愿在外跑。

那段时间也是订单量猛增的时期，大量生鲜超市的单子涌进来。高峰期超市爆单，一下出来两三百单，前面好几百单都卡住了。有的小超市就老板自己一个人忙活，捡货根本捡不过来。

就算加价也可能没人接单。有骑手记得，最高的加价甚至高达一百元，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。“太重了。”王星说，有一次他的后座放了十几斤货物，路不平，车一颠簸，车架就折断了。那天拉的几单，挣的钱全用来修车了。

流浪期间，电动车除了载外卖，也驮着自己的行李

今年过年要回家

晚上九点多，北京通州，七级大风把刘童的电动车吹倒了，车把手摔裂。他本来打算加班到晚上十点半，现在只能回家了。

“送外卖这个行业，没有几个是真愿意干的，但是没办法，门槛低，会骑电动车会用手机就完事了，不用学历不用文凭。”刘童来自河北承德，女儿在老家。他每月工资一大部分寄回去给女儿当生活费，自己只留点必要的开支。

冬天冰冷刺骨的北风，让他连喊遭罪。很多骑手会在最冷的时候离开，开春后再回来。

低温天气是骑手们最担心的事情之一

王星对此也习以为常。跑了这么多年，很多以前的熟人不见了，有人回老家创业，有人挣了钱去打别的工了。但也不断有新人加入——做生意失败的老板，玩牌玩输了的赌徒，出来跑外卖，挣快钱还账。

王星在北京跑了快十年外卖。他喜欢跑5公里范围外的单子，活虽然重，但收入多，是在老家种地的好几倍。

“一进门是卧室，再往里走是厨房，旁边是厕所，每月房租1200元。”他这样介绍自己在北京的家。“家”位于昌平北七家的一个公寓楼。卧室里除了一张小桌子、床、电视，最醒目的是墙——贴着浅黄色的塑料壁纸，印有吉他、两个小人和墙砖的花纹，还挂着一块摩托车车牌。

王星通常早出晚归，家只是个落脚点。送外卖总会遇到各种情况。有时送到小区门口，门禁是坏的，顾客电话打不通，他就得在寒风中等十来分钟。有时到楼下打电话，顾客说洗完澡下来拿，那就不知道要等多久。

也有些好心人，看他风尘仆仆送餐，顺手送一瓶水、一点巧克力，他会记很久。而疫情这三年，他学会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——戴N95口罩，送到门口，敲门三下，打电话告诉顾客自己来取一下，无接触配送。

王星最津津乐道的，是他送外卖途中救过人。有一天晚上他进一个小区送外卖，骑车到一个偏僻的拐角，看到一辆黑色路虎。车门开着，钥匙在车上，人躺在路中央，闻着满身酒气，多半是喝多了动不了了。他找来保安大爷、打110，一直等到警察来才放心离开。还有一次，他去给疫情重灾区送防疫物资，路上遇到一辆电动车被大巴撞倒，骑车的人血流了一地，他也帮忙报警，后来那一单超时了。

他经常在深夜一两点，结束一天的忙碌跑单后回到家，吃点晚饭——一碗白米饭上堆着七八根辣条，一个不锈钢盆子里装着火腿肠炒豆干，一个小酒杯里倒点儿酒，对着那面贴着壁纸的墙，用手机录视频，“人生一辈子，能交心的人不多，做好自己，善待自己。”

最近一次他给四川老家打电话，母亲劝他回去过年。他面露难色，说今年没挣到什么钱。这三年，因为买不到票或封城，他一直没回家过年。老婆和他离婚了，女儿今年9岁，由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。他说女儿和他越来越生疏了，每次打电话都是爷爷奶奶替她说几句话。

王星心疼女儿，但他没有选择。想到老家的几间土房子、老父母和女儿，他只能继续在偌大的北京城跑下去。这是阳后的第七天深夜，他感觉自己好多了，骑着电动车出了门。

又降温了，但他看到路上的骑手兄弟，比几天前多一些了。

（刘童、王星为化名）

【版权声明】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【凤凰周刊冷杉故事】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、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。